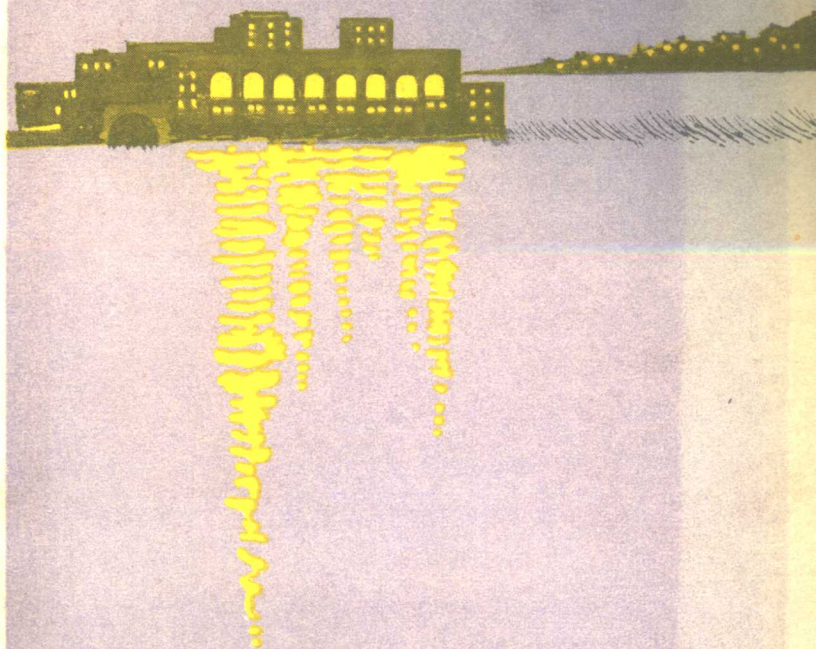




新开河

庫列蕭夫著

穆木天譯

新 开 河

〔苏〕庫列蕭夫著

穆木天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АРКАДИЙ КУЛЕШОВ

НОВОЕ РУСЛО

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译出

新 开 河

[苏]库列萧夫著

穆木天译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458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5/16 插页 5 字数 32,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7) 0.60元

內 容 提 要

“新开河”是白俄罗斯詩人庫列蕭夫在偉大的卫国战争之后所写的一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長詩，写的是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白俄罗斯人民的战后和平建設，一个小集体农庄兴修水电站的故事。

詩的内容是这样：老工程主任賽巴克，在卫国战争中是一位英勇的游击战士，曾經幻想过要在自己的集体农庄中修建一个小型的水电站。他用了好几年工夫，考虑出了一个計劃。可是等到計劃快要实现的时候，突然首都学院里派来一个大学生来实习。实习大学生提出了一个新的計劃，规模大的多，而且，必须开辟一条新的河道。这个計劃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和更多的知識。老工程主任認為力不能及，同大学生发生爭执。终于在党区委書記的領導和支持下，在集体农庄大会上通过了青年專家的新的計劃，賽巴克因之了解到，要完成偉大的建設，光有热情还不够，更必須有深刻的知識。于是，他同他的女儿一道出去学习。最后，那个青年專家同集体农庄的人民一起，很好地完成了开辟新的河道和修好水电站的任务。

在水电站落成典礼时，老工程主任亲自来参加，还給青年專家帶來了他的女儿的一封信。大的社会的欢喜，在青年專家心中，同他的个人生活的欢喜相結合在一起。他感觉到新的水电站的渦輪在不断地劝告他給左西亞写信。他就同所有人一样，用电笔，在夜空中，把爱和劳动的胜利的消息，写給自已心愛的人和亲愛的祖国。

在这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長詩中，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要素。白俄羅斯的民族风格，也非常鮮明。

I

这里就是圈套河。

我从圈套河上渡过。

我来是找工程主任赛巴克，

我一清早就赶到。

我并不是到他家里来作客，

到这陌生的人家来作客，

在我肩膀上的背囊里，

我的行装并不多。

我沿着那些古老的堤堰走着，

我欣赏着晨光。

同赛巴克一道，今年夏天，

我要在这儿修筑一个水电站。

我自己也知道：

在这里，人家在焦急地等着我。

只是我没有发电报，

谁都没有出来迎接。

没人迎接——并不要紧！

顺着那些陌生的小路，

步行走一段，

又搭上一段便车，

我就蹒跚踉跄地，

一直找到这里。

太阳刚刚穿过浓雾，

在林梢上出现。

大概，赛巴克

正在那里睡大觉。

还很早……

我带着我的行囊，

作为不速之客走上了台阶。

一只猫躺在玻璃窗里晒太阳，

烤着它的火红的脊背。

我敲門……

一位姑娘開開了
房子的大門。

“早安！賽巴克在家么？……”

“不在。”

接着是一瞬間的沉默。

“是說，他不在家么？……怎麼啦？……”

“你是來實習的么？”

“是從學院里來的……”

“父親跟我說過了……我們在等着您呢。

我們在等着您呢。請您進屋里來。”

真是一眨眼工夫，

她就把我安置停妥了，

在旁邊的小房間里。

“您父親哪儿去啦？”

“打昨天，
有公事，
出門啦。”
“要去很久么？”
“得去几天，
等批准了他的計劃。”

我偷偷地觀察她，
看她是不是很真心地招待我。

什么比人的情誼还可愛呢？
我对女主人並沒有反駁，
按照指示，从自己的衣服上，
抖落下路上的尘土。
她在台阶旁边，
把水澆在我的手上——
我也沒有拒絕。
遵命，我洗干淨
臉上的汗水——
我也沒有反对。

那姑娘的任何命令，

我都乖乖地去执行。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
用河水重洗一遍……
有那样的女主人，
我可真一点不会寂寞。
她现在对于京城有各种幻想：
她是刚刚打中学毕业的。
城市里的生活事物，
这是她久已向往的事。
关于城市，关于学院，
她都听得津津有味。
让我在这儿做些什么呢
当然我也得知道一下啊。

“你们在哪里修建水电站呢？
此刻我还不清楚……
我们出去瞧一瞧好么？”

可真是巧极啦！

“那么，我们就去吧，好么？”

“好的……”

II

我們走过来了。
在柳树和千金榆旁边，
到处，都看得見木樁子。

按照工程主任的计划，
我們就是要在这里兴建水电站。
可是，劳动的导火线，
急躁不安，
已經掌握了我：
我們得怎样对付那条河，
对付那喋喋不休的流水？
是什么人寻开心
給它取名叫作圈套河，
是什么人讓它圈来套去，
作出了圈套，
在这儿忽左忽右？

河水繞成好些圈套
鑽出了松树林，
穿过了柳林
順着山中峡谷，
就在賽巴克的窗戶底下，
还繞了一个大圈。
从小山上，很清楚地看得見
圈套河的一切曲折。
繞了一个圈，那个流浪儿
又轉回到这里来了。

我回望着那座小山：
可是，山坡上究竟是什么土壤呢？
挖下去一百公尺呢——
那也就足够了。
再远处，是一条深溝。它把我引向下边，
下边到处是野草。
在溝的高头，有一棵榛树垂悬着，
就象直直地橫在河水上面。
那里，就算是河岸，
那些滿布野草的地方。
再远处，

路徑是我們熟悉的——

那是一些浸水的草地。

由于自然的放縱成性，

真不知道河水繞圈和曲折了多少次？

可是，难道不能够叫它奔騰起来么，

难道不能叫那些水永远流在

一条新的河道里么？

那样，河水就可以循着新的道路流着——

为着幸福，为着劳动，为着温暖，

那样，繞圈的也就不会繞圈了，

那样，水就可以轉动渦輪，

那样，从黎明到暗夜，

就一刻也不会停靜，

那样，它就会賜給我們光明……

可是，此刻，从杞柳中

河水流出来，

还是照老样子繞着圈套。

我非常焦急地

等待着賽巴克，

我同左西亞——那就是他女儿的名字——

走遍了田野和叢林，

一切——从被破坏了的磨房
一直到池塘——
我們都看过了。

走了兩公里又是兩公里，——
不是森林就是草地，
我們已經决定了，用“你”字，
以后彼此互相称呼。

那样，我們倆可以走得更輕捷，
更愉快——讓我說句老實話。
說不定，是沿着林中的道路，
我們趋向于同意。

可是，同意的峰頂就是她。

也許是，并肩走着——彼此距离就縮短了。

也許，就是因为青翠的山坡上的
那棵大松树？

小路从树林子出来，
沿着山崗升上去。

也許我們不是在那棵整齐的松树下經過，
而是在同意的蔭棚下走过去的吧？

我們准备一直踞到天黑，
狹窄的小路蜿蜒着，

一棵一棵的松树，
都被扔在旁边了。
我們就那样轻松地，在空地上，
沿着那些树桩子踱来踱去的。
我們走的那些羊腸小道
都紧貼着圈套河的溪流。
我非常欢喜那些蜿蜒的小路。
湿漉漉的，干巴巴的，又是湿漉漉的。
我們走着，檢閱着
谷穗和野草的队伍。
开过去多少个友好的团队，
有多少个中队打我們旁边走过呀？

我們不管到哪里，
可是，馬上又是那条河，那条溝，
很清楚地显現在我們前面。

就象是，在松树林子里头，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給我們作向导的并不是小路，而是河道，
而且，总是一条条新的河道。
順着那样的小路，

速度比流水還要快地，
我們走着，一邊談着話……
沿着樹樑子疾走着，
就跟講着祝福的話語的河水一樣，
我們的青春，
真是幸福哩。
沿着那些新的樹枝子，
越走越快，越走越快，
我們在松林中，在橡樹林中，疾走着。
在我們前面，
一切的事業，一切的道路，
都是非凡的，
而且是新的。

III

在台阶旁边，河水，
穿过了柳林和松林，
依然很面熟地绕来绕去。
赛巴克坐着汽车，
开到了台阶儿跟前。
同他并排坐着的，——
是区委書記。

.....

工程主任赛巴克，
 他有二十年的工龄，
他建筑了水磨房，
 还建筑了水上的桥梁。
战争爆发了。
对于那个工程主任，
对于他那一切和平的工作，
那是黑暗的日子，黑暗的年头。

难道說他亲眼看見
不会痛心么，
当德国鬼子經過那道桥，
开进了村子里？
賽巴克心里該是怎么样呢，
当他知道了
敌人們
用他的水磨
在磨面粉？
最好是放上一把火，
讓它都消逝到天空里。
……他扔下了自己的家，
跑到树林子里去。
他走过了灰燼和焦土，
到达了那里。
在树林子里，就在当时，
区委書記和他会了面。
書記並沒有
向賽巴克問这問那，
显然，用不着說話，一下子，
他就認識了自己的老乡。
雨水和那暴风的嘶叫，